
侵沪日军的“慰安所”

苏智良

自九一八事变起到二次大战结束的 15 年间,至少有 40 万妇女被日军强逼而沦为慰安妇。慰安妇的国籍不仅有中国、韩国、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妇女,还有欧洲及美洲的妇女。慰安妇制度是二次大战时日军违反人道、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行为,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上海是日军最早设立慰安所,也是其军妓制度较为完备的地方。

一 日军军妓制度的缘起

1918 年,日本出兵中国东北,以扩大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三年之间,共有相当于 7 个师团兵力的日军侵入东北。日军军纪败坏,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引起日军内部性病流行,据载,有七分之一的兵力(相当于一个师团)竟不战自溃。¹此后,日军高层便在考虑如何防止军队因性病流行而减弱战斗力的问题。

1932 年,日本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当时,担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为了防止日军因发生大规模强奸事件并由此导致性病流行而减弱战斗力,便电请长崎县知事,在当地征招妓女,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虹口一带设立了分属于陆军和海军的慰安所。冈村于 1944 年 11 月升任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1949 年 2

¹ 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庆子》,东京文光社 1985 年版,第 76 页。

月,冈村宁次在返回日本时,曾对采访记者说:“我是无耻之极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昭和七年上海事变时,发生了两起官兵强奸驻地妇女的事件。作为派遣军副参谋长的人,在经过调查后,我只有仿效海军早已实行的征召妓女慰军的作法,向长崎县知事申请征召来华进行性服务的慰安妇团。事实证明,当从本土征募而来的慰安妇团到达时起,便不再发生强奸的事件。那时,在中国的各军团都有了慰安妇团随行。军队开到什么地方,慰安妇团便跟到什么地方进行服务。”¹ 关于实行慰安妇制度的目的,冈村认为一是抑制因频频发生强奸占领地妇女而引起当地人对日军的仇恨;二是为了防止因患性病而造成战斗力的减弱。但是,尽管日军派遣了慰安妇,战地的强奸案并未杜绝。

二 “杨家宅陆军娱乐所”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主力进攻上海。到11月初,淞沪日军已增加到9个师团以上,华中方面成为日本进攻中国的主要作战地区。为了防止日军大规模强奸案的发生,以及预防由此出现的丧失战力的问题,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等决定从后方征召慰安妇。该军于当年年末便要求朝鲜总督及日本关西各县政府募集随军慰安妇。

于是,在长崎、福冈等地,负责后勤的上海派遣军(不久改称华中派遣军)第十四兵站司令部设立了慰安妇募集处。它宣布征集一名妇女,军方先支付1000日元,而这笔钱等慰安妇到前线去,只要干三个月便可还清,还清后即属自由之身。经过各方征集,短时间内共征集到104名妇女。12月30日,这些妇女被运至长崎,送上了“海运丸”。这是一艘被陆军征用的运输船,上面装有170头战

¹ 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大将资料》;金富子:《从军慰安妇问题N根》,《朝刊金曜日》,1995年6月30日。

马, 800 发加农炮弹, 2200 发榴弹炮炮弹及汽车燃料等, 还有被作为军需物资而紧急运输的慰安妇们。¹

1938 年 1 月 2 日晚上 8 时, “海运丸”停靠在上海吴淞镇附近的码头上。这些慰安妇即被送到其美路(今四平路)上海市立沙泾小学校。当天, 正在第十四号兵站医院里给大场战役受伤官兵做手术的医生麻生彻男, 突然接到司令部的紧急命令, 上面写着: “为设立陆军娱乐所, 即去其美路沙泾小学, 对集结在那里的百余名女子进行身体检查。”² 于是, 妇科出身的麻生医官, 立即带着助手赶到上海市沙泾小学。3 日, 麻生在对这些女子进行了检查后, 向上海派遣军特务部报告说: “其中的 24 名日本人年龄在 20 多岁到 40 多岁之间, 她们多患有严重的花柳病, 可以断定她们大多是操皮肉生意者; 而 80 名半岛人(即朝鲜人——引者)年龄 20 来岁, 基本上都是处女。”³ 由此可见, 来自日本本土的女子多系妓女, 而来自朝鲜的女子, 则多是被掳掠或诱骗的良家少女。基于检查的结果, 除个别严重性病者外, 这些女子于 1 月 5 日被运至军工路侧的日军军营, 准备开业接客。兵站的一名中佐认为, 让外人看到皇军在玩弄朝鲜女子影响不佳, 于是朝鲜女子也全部穿上了和服。⁴

据日军的记载, 日军第十四兵站司令部开设的“陆军娱乐所”, 应是战时最早的军妓所, 地址设在沪东杨家宅。但据笔者的调查, 军工路翔殷路侧的杨家宅战时并无日军慰安所和兵营。今年 87 岁的杨仙仙老人, 17 岁嫁到杨家宅, 并在日资公大纱厂(国棉十九厂的前身)做工。她和其他老人证言, 八年抗战中, 这里并无日本军妓院。据笔者的进一步调查, 这个“杨家宅陆军娱乐所”实际上并不设在杨家宅, 而是设在杨家宅北侧 100 米左右的东沈家宅。据世居该处的史留留(86 岁)、沈福根(87 岁)、沈月仙(76 岁)和徐小妹(77

¹ 千田夏光: 《从军慰安妇·庆子》, 东京文光社 1985 年版, 第 280 页。

² 麻生彻男: 《从上海到上海》日本福冈石风社 1993 年版, 第 41 页。

³ 麻生彻男: 《从上海到上海》, 日本福冈石风社 1993 年版, 第 41 页。

⁴ 千田夏光: 《从军慰安妇·庆子》, 东京文光社 1985 年版, 第 280 页。

岁)等回忆:1937年8月下旬,东洋军队占领了此地,在东沈家宅的北面,设立了兵营。村庄里的房屋多被烧毁,日军把我侂赶到西面,便在这年冬天在这块废墟上建造了10幢木质平房,每幢约有10间房间,房间大约十来个平方米。于是不久,就开起了陆军娱乐所。军妓们都穿着和服,但听口音,有不少是韩国人。兵营和娱乐所只隔着一条小河浜,兵营里的日本兵经常到这里来寻找花姑娘。¹ 由于杨家宅与东沈家宅相距很近,因此,日军误将设在东沈家宅的慰安所称作“杨家宅陆军娱乐所”。

这些平房是由日军第十四兵站司令部营缮部建造的。² “杨家宅陆军娱乐所”于1月13日开业。”为防止慰安妇逃跑,慰安所的四周建有壕沟,还设置了铁丝网,而且每天的早晨和晚上各对慰安妇点一次名。“娱乐所”的入口处挂着太阳旗,主管单位东兵站司令部接待室内贴有营业条例:³

- 一、本慰安所限陆军军人及军聘人员入场,入场者应持有慰安所出入许可证;
- 二、入场者必须登记并支付费用,才能得到入场券及避孕套一只;
- 三、入场券的价格为:下士、士官、军聘人员2日元,军官5日元;
- 四、入场券当日有效,在未使用前可退票,但如果已把票交给慰安妇后,则一律不得退票;
- 五、购买入场券者须进入指定的房间,时间为30分钟;
- 六、入室的同时须将入场券交给慰安妇;
- 七、室内禁止饮酒;
- 八、完毕之后即退出房间;
- 九、违反规定及军风纪紊乱者须退场;
- 十、不使用避孕套者禁止与慰安妇接触;
- 十一、入场时间:士兵为上午10时至下午5时,下士及军方聘用人员为下午1时至晚上9时。

¹ 笔者:《东沈家宅史留留、沈福根、沈月仙和徐小妹访问记录》(未刊)(1994—1995)年。

² 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庆子》,第108、133页。

³ 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庆子》,第280页。

⁴ 金一勉:《天皇N军队H朝鲜慰安妇》,东京三一书房1991年版,第47页。

为招徕生意,东兵站司令部在杨树浦、虹口一带竖立了不少广告牌,上面写着“杨家宅陆军娱乐所”。¹ 管理部门还到日军各部队宣传:该所提供服务的并不是中国女子,而是从后方直运登陆的正宗日本女子。当时日本陆军在沪部队已达十余万人,而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登陆。由于官兵数远远超过了该所的接待能力,因此,东兵站司令部为有效利用慰安所,便把慰安妇的名额分配给各部队,由各部队的副官负责安排官兵去慰安所。这种副官称为“补给副官”,名曰补给,实际只负责解决官兵的性问题。

为了避免日军官兵染上性病,娱乐所给每个慰安妇分发避孕套。当时,避孕套被作为军用紧急物资而大量运至中国前线,军方要求每个慰安妇都能熟练使用,如果一旦感染了性病,将严惩不贷。为了慎重起见,管理者还每周对慰安妇进行体检,性病患者将被停业。

根据东沈家宅的老人们的回忆,这个随军妓院一直经营至战争快结束。后来,因日本和朝鲜女子缺乏,慰安所里好像也有中国姑娘。日军战败前夕,他们把慰安所的木屋全都烧毁了,被凌辱的中国女子也散去了。在娱乐所与兵营相隔的那条小河里,至今还能捞到日本式的酒瓶与饭盒……²

“杨家宅陆军娱乐所”当然不能满足陆军部队的需要。上海派遣军一方面要求后方再征召慰安妇来沪,一方面在日侨中物色管理人员,以开设更多的民营慰安所。

1938年初,又有一批日、韩籍慰安妇被急运到沪。于是,日军便从虹口召来一批日侨妓院主,并与他们签定了协议,内容主要是:(一)业者须经军方同意方可开设慰安所;(二)军方建立从朝鲜征用未婚女子的组织系统,并保证向业者提供慰安妇;(三)慰安所的管理由业者负责,而卫生方面则由军方监督;(四)慰安所的房屋

¹ 麻生彻男:《从上海到上海》照片说明。

² 笔者:《东沈家宅史留留、沈福根、沈月仙和徐小妹访问记录》(未刊)。

由军方提供；(五)对于协助建立慰安所的有功之人，军方将给予军校的待遇；(六)一般而言不征用日本女人，但日本妓女如本人愿意，亦可作为从军慰安妇；(七)慰安妇与军人的比例以1:29为最理想。¹ 在双方的协作下，1938年春天，在上海东北部江湾出现了一批慰安所。这些慰安所由日军提供慰安妇来源，第一批是该年初春到沪的70名朝鲜女子。日军也在这些慰安所内贴有东兵站司令部发布的营业规则，并实行体检制度。比起“杨家宅陆军娱乐所”来，这些民营慰安所办得更红火。这是因为，这里在朝鲜和日本籍军妓不敷之时，也强逼中国少女卖淫，而为吸引更多的军人，业主把中国女子的价格定得较低，一般日籍军妓2日元，朝籍军妓1.5日元，而中国籍慰安女只需1日元。营业时间虽然规定是晚上九时结束，实际上时间不限，而且客人还可以喝酒唱歌，所以日军官兵趋之若鹜。

根据战时史料记载，江湾最大的一家慰安所为一富商大宅，入门有一个大花园，主楼二层建筑，装饰精美，一排红漆大门。当时门首贴有日文对联，上联是热烈欢迎圣战大胜的勇士，下联是请接受奉献身心的大和女子的服务。² 笔者经实地调查了解到，这个当年最大的慰安所在今江湾镇万安路745号，虽然大院已面目全非，但那幢建筑物依然完好无损，而且笔者在二楼阳台上找到了与战时照片上完全相同的花纹。该处原是广东籍严某的公寓。严某为昔日江湾镇首富，八一三事变后去内地躲避战乱。严宅被日军占领后，交给日侨辟为军妓所。该所军妓以朝鲜女子为主。40年代末，严氏家族去了美国。现在该处为江湾镇公安派出所。

¹ 金一勉：《天皇N军队H朝鲜慰安妇》，第50页。

² 麻生彻男：《从上海到上海》照片说明。

三 “大一记”和“海乃家”

上海曾经是日本海军在海外的最大的基地之一。在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海军就设立了十几家向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场所。1937年秋日军占领上海后,海军陆战队员充斥街头,于是,专门为日海军服务的慰安所也到处冒了出来。

这些慰安所多由日侨开设。四川北路(时称北四川路)曾是日侨居住区的中心地带,因此这里的慰安所也最集中。如2023弄7号、松柏里39号等,而一条四川里(今1604弄)弄堂竟有三个慰安所。家住日本久留米市的老人近藤,学生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根据他的证言,四川里弄口的63号,名义上是日侨经营的酒吧,而实际上是接待海军军官的慰安所。该号的入口处是个提供酒食、咖啡的大房间,旁边有螺旋形楼梯通向二、三楼,当时只有海军军官才能上楼。楼上是每间约七八平方米的小房间,共有30来间。这里的慰安女清一色都是日本女子¹。直到现在,其内部结构仍保持着原样:厕所是木板造的,装着滑道的移门上残存着日式的拉手;在有的房门上,还保留着当年军妓们插放名字的金属牌。

63号后面的52号,也是三层建筑,当年由日侨经营,网罗了十多名日本少女为军官们服务。现在这里是四川街道图书馆。相比之下,41号可谓是规模最大、热闹非凡的色情地了。41号实际是一条支弄,两侧各有一幢三层建筑。“八一三”后,日军将还没有出逃的中国居民赶走,然后翻造整修,营造成金壁辉煌的慰安所。据该弄居民徐祖恩(83岁)等回忆:当年四川里后门紧闭,只有前门进出,弄口有个岗亭,由日本兵守卫。日人在41号里建有一个大亭子,挂着四只大灯笼。这些灯笼一直残存到五十年代。亭前还有个

¹ 日本铭心会报告集:《事实r 见Da p 3 H+ m始^ k》,1993年刊,第45—50页。

防空洞,以备紧急时使用。¹ 这里最盛时有数十名日本慰安妇。日军军官像走马灯似地在此享乐。从1938年开张后,直到1944年日本败象渐露,上海的日本海军数量减少,四川里的慰安所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了。

与四川里相同,“东宝兴路也是日海军慰安所的集中地。该路的160号,人称林家花园,原为林姓广东人的寓所,战争初期被日军占领,由日侨开设“湖月”妓馆,为海军军官专用慰安所。林家花园的对面东宝兴路135号为二层砖木结构,当年也被日军强据设立了海军慰安所。这一带最出名的是125弄的“大一记沙龙”。据家住该路108号的陆明昌(82岁)回忆:“东宝兴路125弄原来是旅沪广东人的住处与会议场所,一二八事变后被日侨近藤夫妇强占,开设了‘大一记沙龙’。当时我从南通乡下到上海不久,没有工作,经人介绍到‘大一记’打杂。这时的‘大一记’是个妓馆,到‘八一三’后才变成慰安所的。其入门处是个酒吧,也可跳舞。两厢及二楼就是慰安女的房间。慰安妇们穿和服,讲日语,她们都是来自日本贫困山区的女子,还有一些是朝鲜女子。客人主要是日海军官兵,但也有日本商人模样的人进出。晚上七点以后是最闹猛的辰光,常常客满。另外,日本军医每周要来,在4号房间为慰安妇检查身体。”² 陆明昌除了烧饭外,还得收拾酒吧、搬运啤酒。因为每天与日本人打交道,所以至今他仍能说一些日语。据陆回忆,本来这里的慰安女只有六七人,因为生意兴隆,后来又从日本找来20名少女,并购置了汽车,对面的120号等就是车库,后又吞并了后面的三幢中国人的建筑,形成了一大规模的慰安所。老板近藤发财后回东京去了,慰安所便由女老板经营。大约1944年左右,女老板病死后,由其儿子经营,直到战争结束。家住附近的林铃娣(72岁)家中以做桶为业,她对“大一记”慰安所记忆犹新:“大一记”的老板娘

¹ 笔者:《徐祖恩访问记录》(未刊),1995年2月8日。

² 笔者:《徐祖恩访问记录》(未刊),1995年3月20日。

经常到我家订购小木盆,小木盆是给慰安女和客人洗澡时放毛巾用的。一次订做 10 只,每只给 1 日元,这些木盆常是我送去的。¹

日海军在沪最大的慰安所是“海乃家”。该所是由日本东大坂市的坂下熊藏在日军全力支持下,于 1939 年开设的。因设在海军活动频繁的虹口公平路公平里(今 425 号),故生意兴旺,客人如云。坂下又从朝鲜弄来几个少女,仍不能满足所需,于是又征来一些中国人。这样在 1940 年时,“海乃家”已有日妇 100 人,朝鲜女 10 人,中国女 20 人,成为最大的海军慰安所。² 海军不仅向坂下及日籍慰安妇颁发了军属证明书,还定期派出军医对军妓进行体检。”后来又开设了西洋式的“海乃家”分馆,为三层建筑,有 22 间房间,其规模超过了本馆。³

四 在色情地狱里挣扎的慰安妇们

在上海沦陷的八年间,日本侵略军到底开设了多少家娱乐所、行乐所和慰安所,又有多少不幸的女性落入这苦难的深渊,要作精确的统计,是极其困难的。但我们仍可从现存的资料作点考证。

从国籍上看,在上海的慰安妇主要来自日本、朝鲜和中国。日军轻蔑地称慰安妇为“P”,日籍慰安妇称“日本 P”,朝鲜慰安妇称“朝鲜 P”,中国女子称“支那 P”。“P”是英语妓女 prostitute 的第一个字母。日、朝、中三国的慰安妇尽管都遭受着日军的奴役,但其程度仍有所不同。

来上海的日籍慰安妇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应召的妓女。从日本国内招募妓女充任从军慰安妇,是战争初期日军的既定政策,因此可以说妓女是早期慰安妇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随着战争规

¹ 笔者:《林铃娣访问记录》(未刊),1995年1月18日。

² » ¼ 华公平:《从军慰安所(海乃家N传言)》,日本机关纸出版Å « } 1992年版,第48、69、87页。

模的扩大,慰安妇的需要量急速增加,日本国内的妓女已不能满足需要。第二种是在军国主义宣传下,受骗而为慰安妇的。在战争初期,确有一些单纯的少女受蒙骗而奔向了战场。但随着战争的残酷化和慰安妇性质的公开化,自觉充当慰安妇的女性便越来越少了。第三种是家境较为贫困的,迫于生计而不得不让女儿受苦。例如,“海乃家”里就有樱、花子等类似的日妇。¹

这里仅以两位“庆子”在“杨家宅陆军娱乐所”的遭遇为例,对日籍慰安妇作一分析。第一个庆子原名世栗富士,家居福冈市博多区,原为“朝富士楼”的卖笑女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21岁的庆子为了给家里挣钱,来到慰安妇募集处,她的父母从军方那里得到了1000日元。上海派遣军特地说明,这笔钱在支那前线只要三个月就可以还清了。那时,庆子就是自由身了。²然而,庆子到达上海后,成了东沈家宅“陆军娱乐所”的第51号慰安妇,每天痛苦地接待日军官兵。整天熬到三个月了,但庆子并没有获得自由,反而作为第八师团第一二四联队的随军军妓而奔赴杭州,此后又辗转各地,后到了缅甸,直到战争结束。为了还清这1000日元,庆子付出了七年的时间,付出了一生的幸福。”

第二个庆子苦难更重,悔恨更深。她叫坂田庆子,家在长崎。1937年底的一天,她意外地发现热恋中的情人已另有所爱,悲愤之下,庆子来到慰安妇募集处,加入了慰安妇的行列。当办事员递上1000日元时,庆子轻蔑地说:我一元钱也不要。几天后,她与其他慰安妇到达上海,被送到沙泾小学接受体检。军官命令她脱去衣裤,庆子高喊:我不是妓女,我是自愿来的,我是处女!话音未落,那军官飞起一脚,吼道:到这里来的,都是当妓女,脱!庆子的理想破灭了。因为庆子是处女,她被首先用来接待一个50多岁的将军,

¹ 华公平:《从军慰安所(海乃家)N传言》,日本机关纸出版A《 》1992年版,第45页。

² 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庆子》,第87页。

³ 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庆子》,第100—162页。

后也被送入“杨家宅陆军娱乐所”，从此做了7年的从军慰安女，最痛苦的一天，竟接待了67名官兵。¹

来自日本或日本殖民地朝鲜的朝鲜女子，除部分是因家境贫困而被迫卖淫外，绝大多数是被日本人抢掠来的。据日本一桥大学博士生尹明淑对38名朝鲜慰安妇的调查表明，她们全部是因为被诱拐、欺骗或作为参加抗日活动而遭处罚被迫沦为慰安妇的。²与日籍慰安妇相比，她们的处境更悲惨。如在“杨家宅陆军娱乐所”的80名朝鲜人中，70%是处女，象17岁的李金花、李必连和嘉穗等，每日遭受野蛮的摧残，坠入万劫不回的深渊。1938年春，又有70名朝鲜少女被运抵江湾，投入这慰安所的火坑。在“海乃家”，也有名为田中绢代，一二三的朝鲜女子。不少人因患病、生产、中弹、触雷等而惨死在异国他乡。”

与日籍、朝籍慰安妇相比，中国慰安妇的命运则更为痛苦、更加不幸。日军在上海登陆后，便开始疯狂地掳掠本地妇女为慰安妇。他们把掳掠来的妇女“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³日军突入南京后，“整队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上海‘皇军俱乐部’（即慰安所——引者），有的专供敌人长官泄兽欲”⁴。孤岛时期，日军则在租界内用种种方法诓骗妇女：“他们放出野鸡汽车，候在娱乐场所前面，等顾客上车后，汽车飞也似的驰着，到了僻静地方，将男子抛下或是干了，女客从此无影无踪。”⁵她们被抓入慰安所了。

为了满足日军官兵的兽欲，日军常常私下开设慰安所，所以在战争期间，尤其是在初期，形形色色的慰安所充斥各角落，无数妇

¹ 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庆子》，第100—162页。

² 尹明淑：《日中战争时期朝鲜人军队慰安妇N形成》，《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第32集，东京三一书房1994年版。

³ 见千田夏光、华公平前引书。

⁴ 宋美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中央日报》（重庆版），1939年1月15日。

⁵ 宋美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中央日报》（重庆版），1939年1月15日。

⁶ 《孤岛近讯》，载《妇女生活》（汉口版），第5卷第12期。

女惨遭蹂躏。四川北路横浜桥侧的天虹饭店,原为某银行旧址。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即在此设立了强暴妇女的秘密“行乐所”。只是因为昆山小教堂的牧师陆某偶然进入,才将这一人间地狱披露出来:“其最低一层,有日兵在苏锡昆山浦东各地所掳之我国良家妇女,自十七八岁至三十岁者,约数百人,皆一丝不挂,面有愁容,而日兵川流不息其间,任意选择性的满足。如任何女子有不从者,皮鞭立至。”妇女“自被掳入内,每日至少遭十次以上之蹂躏,被掳女子入内后大多自愿绝食,不数日即毙命,而隔日即有新掳来者补充。”根据这位牧师的叙述,该大楼还有二、三层,上面关押30—40岁的妇女,有数百人。所以,仅仅在个“行乐所”里,遭受折磨的,就不下一二千妇女了。

上海不仅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而且也是日军设置慰安所时间最久、最稳定的城市。在一些侵沪陆军里,中队规模就拥有5—6名慰安妇,她们随时与部队一起行动。关于日军在沪的各种名称不一的慰安所,据笔者的调查与研究,除以上提到的以外,至少还有四川北路余庆坊、1689弄5号(克明里)、2023弄7号、乍浦路180号和254弄、海山路19弄、吴淞路、邯郸路五角场附近等处。仅横浜桥周围的海军慰安所就有6—7个¹。郊区的浦东东沟、嘉定南翔等地也设有慰安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强迫各国妇女为慰安妇,充当“性的奴隶”。²仅朝鲜就有20万以上的妇女被日军强逼为慰安妇,日本籍慰安妇也约有10万人。根据笔者的研究,在北至黑龙江,南到云南的辽阔土地上,都有日军设立的名称不一的慰安所。战争期间,中国妇女受日军强迫而沦为慰安妇的不会少于10万人。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党史学会)(责任编辑:刘兵)

¹ 《上海的地狱——敌寇的行乐所》，《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2月27日。

² 华公平：《日军慰安所(海乃家)N传言》，第91页。

³ 《朝日新闻》，1992年12月9日。